

家有清郎

家有情郎

苏小寒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张仪贞

咖啡屋系列

家有情郎

(台湾)苏小寒 著

★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 / 32 开本 6 印张 1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80605-361-1 / I · 309

定价：9.80 元

第一章

“我要吃乖乖，五香，奶油两种口味都要……还要一包水果豆干……”小女孩偏头想了一下，突然想到少了一样，“对了，再来一瓶乌龙茶……嗯，这样就好了。”她心满意足的望着身旁的女子。

小女孩身旁站着一位风情婉约的女子，她揉了揉小女孩的头发，慈爱的微笑，“小如，这样就够了吗？有没有少其他的食物，像是…稍微提示了一下。

“小鱼干，差点儿就忘了……”她一副“好里加在”的拍着胸口，将头埋进女子的怀里，“妈咪，你真好，还记得我喜欢吃的东西。”她撒娇的搂住母亲织细的腰。

“好了，你乖乖坐在这里等，妈咪去买零食，记得……不要乱跑哦！还有不要随便……”

“和陌生人讲话。是的，妈咪，我知道。”虽然这

个叮咛妈咪已经说过不下千万次，但是听在秋怡如的心里依然甜蜜，因为这是妈咪对她的关爱，所以她一点儿也没有不耐的表情。

“那妈咪走了……待会儿见喽！”

秋怡如望着妈咪逐渐远去的背影，原本天真无邪的笑容逐渐收敛，一张宛如七、八岁小女孩般的纯真脸孔却浮现一抹早熟的情。

这股忧虑的神情早在几年前就不时出现在她清秀的脸庞上。只有在她妈咪跟前，她才会将自己真假的情绪隐症在内心深处，表现出属于她年龄该有的表情好让她妈咪安心。

她记得那一年她九岁，大概是国小三年级吧！有一天在学校里，同学嘲笑她，说她是没爹的孩子，她愤而对同学大打出手，结果……虽然略胜一拳，却也动了妈咪。她永远记得妈咪一脸歉意，拚命鞠躬向对方家长道歉的那一幕，那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妈咪如此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的模样。

之后，妈咪将她从学校领回家，进了家门，她一言不发坐在客店的沙发上，两眼无盯着空无一物的前方，就这样从傍晚坐到天黑，而自己只能无助的坐在她身旁，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粗鲁的行为。

沉闷的客店只听得见她们两人的呼吸声，整个空间

凝聚着一股紧张的气氛，她的心情从无助，不知所措，随着天色渐暗也愈来愈沉，因为她从未见过妈咪眼眸里的那股空洞情，完全感觉不出她任何情绪。

终于，一个叹息声从妈咪口中逸出，用一种哀戚，犹豫……的复杂眼神盯着她看，又叹了一口气，才缓缓诉说那个人……或许该说是爹地的事。

原来，那个人是个画家，那年恰巧流浪到南台湾寻找灵感，而妈咪则是学校放暑假正好要回家，两人在高雄车站恰巧坐上同一班车前往恒春，又很恰巧的比邻而坐，短短两个小时的车程，他被他的艺术家风采吸引住了，而他则相中了她清灵婉约的气质。下车时，他邀她当模特儿，她二话不就答应了，也开了她往后苦日子的序幕。

近两个月的暑假，妈咪似乎天天与他见面，他在画布上一笔一笔画下她对他的爱恋。孤男寡女同处一室，而她又一直以含情脉脉的眼盯着身为画家的他，终于在一次醉酒微醺的状况下，他回应了她的情，却也种下了往后妈咪被逐出家门的种子。

妈咪沐浴在感情被接受的喜悦中不过才五天，画完成了，他却告诉她，他要走了，因为他得到一个进修的机会，就这样，挥挥衣袖不带走任何云彩离开了台湾。

而回到学校的妈咪，伤心得浑然不觉自己身体的变

家有情郎

化，一直到学期结束才发觉她肚子里有了小孩。家人要她把孩子拿掉，她坚决不答应，生在南部望族家庭里的她，是不容许有这种未婚生子的不名荅行为，那一年她十七岁，就在小年夜的那天……她被逐出家门。这些年来她独自一人茹苦含辛把小孩拉拔长大。而那时她也不过是个比自己现在大几岁的女孩罢了！

可是最后妈咪却紧紧抱着她，说：“小如，我从不后悔将你生下来，因为你是我和我爱的人所产出的新生命，因为你，我才能确实证明那年的暑假我真的爱过，那几天的热恋不是梦里的情节。”她顿了一下，哽咽的道：“我爱他，但是我更爱你。”

就在得知贻情的那一夜，秋怡如将所有的绘画工具全丢了，从此不再碰她最爱的绘画，因为她不愿身上有一丝一毫那个人的影子。

她也暗下决心，不再让妈咪担心，因此，在妈咪跟前，她是天真无邪的小如，其他时候，她却是一个不多话，冷眼旁观世事的小孩。值得庆幸的是她身为乖女儿的角色依然扮演得很好，尚未露出破绽，当然这是她有技巧的错开学，开家长会时间，否则早就没戏唱了。

至于她的演技有多好，端看今天就知道了。她一向最不属偶像歌手的演唱会，但在得知化学老师会带他侄子来看这场市政府举办的青春偶像歌手演唱会时，立即

家有情郎

有意无意的向她妈咪泄漏她很想来看演唱会的讯息，诱使妈咪以为自己是带着兴致勃勃的女儿出门。

其实若非为了帮妈咪寻找第二春，她宁可利用这难得的假日，待在家里听听萧邦的音乐，才懒得出来接触这种单调的音符。

想到这儿，秋怡如突然回问：“奇怪，怎么还没见到人呢？”她踮起脚尖，眼神努力往四周的人群里梭巡今天的目标，“怎么还不见那位文质彬彬的有为青年呢？”他可是她牺牲假日来此的目的……

“汪汪”

秋怡如因身后的狗吠声而转过身。

“天呀！哪来这么庞大的动物……”她被跟前的动物吓了一跳，“喂，你是狗吗？”她两眼直盯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汪……汪……”那只大白狗像是回应她的问话似的吠了两声，又拚命的摇晃着那根有如锥毛掸子的尾巴。

看它摇个不停的尾巴，她不禁有感而发说：“喂，你如果了解扫地的命令，我可能省事多了。”

见大白狗非常友善没攻击性，遂蹲下身伸手让狗嗅一下味道，一会儿，才轻轻抚摸它的身体。

“你的主人对你可真好，把你全身的毛刷得光滑柔

家有情郎

顺不见任何毛球，可是怎么放心让你独自跑出来呢？该不会是你顽皮，私自偷溜出来的吧！”

大白狗舔了舔秋怡如的手，逗得她愈看愈喜欢这只全身毛都雪白的狗。

大白狗势将头靠近秋怡如的怀里，她一个不注意，大嘴一张含住了她塞在怀里的袋子，它见袋子得手了转身就跑。

“喂！我的袋子，大笨狗！你竟然顺手牵羊，可恶……”她紧追在白狗身后，嘴里还不忘怒骂那只笨狗。

大白狗不知是身躯太庞大，或者是故意放慢速度，总是维持一小段距离让她跟得上它。

终于在她体力略微不支时，白狗将袋子丢在地上，没一会儿就跑得不见狗影。

“呼……呼……大笨狗……你存心要我运动，居然……呼……让我跑遍了整个中正纪念堂才将袋子还我……”秋怡如捡起袋子站在原地，双眸直盯着大白狗消失影的地方，打算只要它再现身，马上冲过去扁它一顿。

直到她平稳了急促的呼吸，依然不见大白狗踪影，才死了心回过头张望目前身在何处……

“完了！我忘了自己最没方向感，刚才我是在哪等妈咪……怎么看起来都差不多？”她盯着眼前的广场不

家有情郎

禁傻了眼。“看来只好先固定好位置，等妈咪前来领人了……就这样好了。”她叹了口气，走向不远处的台阶，挑了一个最高的位置坐下来，无奈地望着广场上愈来愈多的群众。

她不禁懊恼自己不该去招惹那只狗，这下又要让妈咪担心了。

“大刚，你先去吃东西填肚子，否则得等到十点多才有空吃哟！”

“ok，那我去吃喽！”

舞台后方传来对话没多久，就见一位身穿休闲服的工作人员，手里拎着一袋东西，努力从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中挤出来，往较没人的方向走。

“唉！这里人终于比较少了。没想到偶像歌手的魅力无远弗届，离正式开演时间还有两个钟头，人潮却已占满了半个广场，到底是偶像们的魅力还是不用门票的魔力，竟能使最会迟到的中国人能早到……”他嘴里嘀咕的同时，还不忘寻找最佳用餐处。

一个身形孤单的小女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她穿着深色的吊带裤，米色的衬衫，一身大力得体的打扮本应该使七、八岁大的小女生更可爱，可是她那一双落寞的眼却破坏了整体的感觉。

秋怡如浑然不觉有道线正在打量着她，更不知那道

家有情郎

线离她愈来愈近，她依然一脸无奈地盯着下面的广场，寻找她妈咪的身影。

“小妹，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呢？”

直到身旁响起句话，秋怡如才警觉旁边多坐了一个人。她望向声音的来源处，谨慎的打量着眼前陌生人，见他清澈透明的眼眸里净是一片关心的桺情，不像是心怀好意的人，也就懒得理他，她又回过头来盯着广场看，更抓紧怀里的袋子，保持足够的警觉性，注意身旁那位不明人士的举动，打算他一有奇怪举动，立刻拔腿就跑，毕竟，坏人并不会在脸上标示自己是坏人。

不明人士像是回应她心里的疑惑，不死心的又开口说：“妹妹，你不用怕，叔叔我并不是坏人，真的！你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的名字叫屠方刚，是这场演唱会的工作人员……”他解下别在左胸前的证件递了过去。

她瞥了他一眼，接过他递给她们的证件，快速扫描了一下，“嗯……”只出个声表示看了，又递还给他。心想，亏他还是个大学生，难道不知道坏人的花招千奇百怪，谁知道他的证件是真是假？她冷冷的转过头去寻找目标。

屠方刚见她依然冷眼相待，不如该喜该忧，喜的是她不轻易相信陌生人，忧的也是如此，虽然她有些难缠，但是能保有对陌生人的戒心总是个好习惯，可是话

家有情郎

又回来，她看起来的模样……除了脸上那抹冰冷的情，理应不超过十岁，以这样的年龄却有如此的猜疑心……不像个心理健康的小孩。

他再接再厉试图突破她的心防，毕竟，一个小女孩孤零零的坐在这里，看起来总觉得怪怪的，好像有这么点儿问题。

他从袋子里拿出了一块包，撕了一半给她，自己则咬了一口另一半的面包。

待他下口中的面包，才说：“小妹妹，你可以叫我屠大哥，或是像我的朋友一样叫我大刚。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说完他又咬了几口面包。

她手里玩弄着刚才接过来的面包，眼依旧盯着广场，“秋怡如。”轻吐出这三个字后又双唇再度紧闭。

总算有点儿回应了，屠方刚赶紧趁热追击，“邱怡如？那我叫你小如好了，小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呢？”他问完话后，紧盯着她的双唇，怕一不留意就错过她的一目一语，刚才若不是他的注意力够，还捕捉不到她的名字。

她撇撇嘴没好气的看他一眼，心想，这个呆头鹅八成也和别人一样弄错了她的姓氏，“秋天的秋。”

当她说完多余的补充，才觉自己怎么会有此举动，以往她不都是懒得解释吗？今天是怎么了？

屠方刚得到她的更正说明，立即回了她一抹有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语气略带歉意说：“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邱，原来是秋天的秋。你的姓满特别的……这样好了，我改叫你小秋如何？”

唉！要叫小如也是你，要唤小秋又是你，嘴巴是你的，高兴怎么叫就随你吧！她心想。

他见她没开口反对就当她默认了，“小秋，你是来听演唱会的吗？你欣赏的偶像是哪一位呢？”

她不屑的看了他一眼，“这种直线条的音符？”

“直线条……”他好笑的摇摇头，“嗯，形容得很特别也很直接。既然你不是来凑热闹的，那是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吗？”他摆明要追根究底。

秋怡如直在受不了他的鸡婆，反问他：“你呢？”

“我……你刚才不是看过我的工作证了，我是这次活动的工作人员，现在则是我的用餐时间，待会儿就得回到舞台前维持秩序了。”

他啃完最后一口面包，又从袋子里摸出了两瓶饮料，递了一瓶给她。

她反射动作的接过来，才讶然看着手里的东西，“难道没人告诉你，不可以吃陌生人的食物吗？”

“有呀！这种事众人皆知嘛！”

“那你怎么还拿东西给我呢？”她心想，分明是诱

使我犯规嘛！

屠方刚喝了口饮料，才解释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我也已经称你小秋，这样还算是陌生人吗？”他理所当然化解了她出的招数。

“哼！转得还真硬，简直是胡扯。”

“你……”

“小秋，你可以告诉我，你在这里出现的原因了吧？”他赶紧先下手为强，免得又要接她的怪招了，虽然很喜欢她的谈话方式，但自己的休息时间也快结束，该速战速决了。

秋怡如已招架不了他的热心，认栽说：“陪妈咪来。她去买零食，我追狗，两人走散了。”

她还真是惜字如金，不过也很勇敢，以她看来的年龄，和家人走散了，还能如此镇定的坐在这里，使他不禁要对她另眼相看……不对，他早就如此了，否则怎么会还耗在这里。

“你妈咪如何称呼？”

天呀！秋怡如皱起了眉头，他是血蛭吗？问题一个接一个，待会儿，该不会连祖宗十八代都要背出来吧？

他见她情有丝不耐，连忙解释说：“你告诉我你妈咪的名字，我才有机会运用特权上台试音呀！”说罢还对她眨眨眼。

家有情郎

“秋玉洁。”她对他翻了个白眼，早说嘛！讲话总是慢半拍。

屠方刚像是听见她心里的嘀：“是你不让我把话讲完，就摆七不耐烦的表情，可不要怪我讲话太慢哦！”伸手揉了揉她的头。

唉！怎么他摸我头的感觉和妈咪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好像多了点儿……

他见她眉头深锁，像是在思考什么难题，误以为她终于把心里的担心表现出来，不由得拉起她的小手拍手背，安慰说：“小秋，你放心，只要我登高一呼，凭这次舞台的音响设备，你妈咪一定听得见，没多久就会出现。走吧！我们赶快过去。”

她看了一眼被他握住的手，心想，难道他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秋怡如挣脱他的手，走向原位坐下，不理睬他又继续盯着广场直看。

屠方刚无奈的耸耸肩走向她，又揉了揉她的头发，“好吧！既然你不愿当沙了鱼挤到舞台上，我只好单独慷慨赴义喽！”

他拍拍她的肩说：“你乖乖坐在这里，我请你妈咪直接到这儿找你。”

见她点点头，他才转身离去。

秋怡如看着他脚步逐渐离去才嘀咕说：“真是道德

家有情郎

沮丧，难道他不知道女孩子的身体不可随意轻薄吗！”

她嘴里虽然批评着，心里却又因他频频回首望她，冒出了一股……奇怪的感觉，好像和他揉她的头发时感觉有点雷同。

“来宾秋玉洁女士，您的小孩正在……”

当秋怡如听到从舞台那端传出这段话时，心想，妈咪大概快出现了，她连忙调整自己的情绪，想办法硬挤了两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再用手搓揉自己的鼻头，让它看起来像是哭过有点红的模样。

她从袋子里拿出了一面小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嗯，效果不错。”满意的将镜子收入袋中。

她的手才抽离袋子时，就听到一句熟悉的呼唤声，连忙回头站起身。

“小如……”

“妈咪……你终于来了，我……刚刚好怕……哟……”秋怡如冲进妈咪的怀里，假装抽咽的声音。

秋玉洁紧紧搂住失而复得的女儿，此刻的她终于能放下紧张的心情，不由得淌下两行泪水，“妈咪找不到你时，也好害怕，好怕你会就此……不见……”她哽咽的出刚才的担心。

台阶上，一对年轻的母女相拥而泣，秋怡如原本需要硬挤的眼泪，在看到母亲担心的表情时，也不由得滑

家有情郎

下两颗泪珠，她心里不禁自责自己又惹母亲难过了。

屠方刚广播完立即冲下舞台，努力穿越过一屠层的人肉墙，往秋怡如的方向奔去，他远远看到一名女子紧搂着她，不禁加快速度冲过去。

他在距离她们不远之处停下来，仔细观察那名陌生女子，“奇怪，她怎么那么年轻呢？”心里不禁怀疑起她的身分。

那名女子身着了，牛仔裤，长发全编成一条辫子放在身后，年轻得令人无法相信她会是一位母亲，惟独那张清秀的脸庞有几分和小秋似。

为了确定她的身分，他向前走了步，“这位小姐，请问你为何抱着我妹妹？”

秋玉洁逐渐干隐的心情，被突来的问话吓了一跳，她抬头看看四周，附近并没有看到其他人，低头看看怀里的女儿，难道跟前的这位年轻人指的是……

“先生，你是在问我吗？”

“嗯，你为何接着我妹妹。”

秋玉洁嘴角堆起了一抹职业笑容，铿锵有力的回答说：“这位先生，你认错人了吧！小如是我的女儿，怎么会是你妹妹呢？”她心想，这个年轻人太离谱了吧！连自个儿的亲人都会认错，若非自己待在服务业久了职业使然，早就恶言相向。

家有情郎